

第三十一卷

宋朝

宋朝，宋公子，名朝。有美色。仕衛為大夫，有寵於衛靈公，遂靈公嫡母襄夫人宣美。已，又柔公之夫人南子。朝懼，遂與齊豹、北宮喜、褚師圃作亂，逐靈公如死鳥。靈公既入衛，與北宮喜盟於彭水之上，公子朝出奔晉。既自晉歸宋，靈公以夫人念南子之故，復召朝。太子蒯獻孟於齊，過來野，野人歌之曰：「既定爾婁豬，盍歸我艾。」太子羞之。

向

向，宋大夫，有寵於桓公，公以為司馬。時公子佗有白馬四，欲之。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。公子怒，使從者奪之。懼欲走，公閉門而位之，目盡腫。

禰子暇

稱子名瑕，衛之嬖大夫也。禰子有寵於衛。衛國法：竊駕君車，罪剛。禰子之母病，其人有夜告禰子之矯駕君車以出，靈公聞而賢之曰：「孝哉！為母之故，犯刑罪。」異日，與靈公游於果園，食桃而甘，以其餘獻靈公。靈公曰：「愛我忘其口啖寡人。」及禰子色衰而愛弛，得罪於君。君曰：「是嘗矯駕吾車，又嗜食我以餘桃者！」

龍陽君

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，龍陽君涕下。王曰：「何為泣？」曰：「為臣之所得魚也。」王曰：「何謂也？」對曰：「臣之所得魚也，臣甚喜。後得又益大，臣欲棄前得魚矣。今以臣之兇惡而得為王拂枕席。今四海之內，美人亦甚多矣。聞臣之得倖於王也，必棄裳趨王。臣亦曩之所得魚也，亦將棄矣，臣安能無涕出乎？」魏王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，曰：「敢言美人者，族！」

安陵君

江乙說安陵君纏曰：「君元咫尺之功，骨肉之親。處尊位，受厚祿，一國之眾，見君莫不斂衽而拜，撫委而服，何以也？」曰：「過舉以色。不然，無以至此。」江乙曰：「以財交者，財盡而交絕，以色交者，華落而愛渝。是以嬖色不敵席，寵不避軒。今君擅楚國之勢，而無以自結於王，竊為君危之。」安陵君曰：「然則奈何？」曰：「願君必請從死，以身為殉。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。」曰：「謹受令。」

三年，楚王游於雲夢，結駟千乘，族旗蔽天。野火之起也若雲霓，犀之聲若雷霆。有狂車依輪而至，王親引弓而射，一發而，王抽旃旄而仰首，仰天而笑曰：「樂矣，今日之游也。寡人萬歲千秋之後，誰與樂此矣。」安陵君位數行下，進曰：「巨人則編席，出則陪乘。大王萬歲千秋之後，願得以身試黃泉、葶螻蟻，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。」王大悅，封纏為安陵君。

鄧通

鄧通，蜀郡南安人也。以濯缸為黃頭郎。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，有一黃頭郎推上天。顧見其衣尻帶後穿。覺而之漸台，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，見鄧通其衣後穿，夢中所見也。召，問其名姓。「姓鄧，名通。」鄧猶登也。文帝甚悅，尊幸之，日日異。通亦願謹，不好外交，雖賜洗沐不欲出。於是文帝賞賜通萬以十數，官至上大夫。文帝時問如通家遊戲。然通無他技能，不能有所薦達，獨自謹身以媚上而已。上使善相人者相通，曰：「當貧餓死。」上曰：「能富通者在我，何說貧。」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。嘗自鑄錢，鄧氏錢布天下，其富如此。文帝嘗病癰，鄧通常為上嗽吮之。上不樂，從容問曰：「天下誰最愛我者乎？」通曰：「宜莫若太子。」太子人間疾，上使太子癰，太子而色難之。已而，聞通嘗為上之，太子慚。由是心恨通。及文帝崩，景帝立，鄧通免家居，居亡何，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，下吏驗問頗有，遂竟案。盡沒入之。通家尚負債數鉅萬。長公主賜鄧通，吏輒沒入之，一簪不得著身。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，竟不得名一錢，寄死人家。

韓嫣

韓嫣字王孫，弓高侯當之孫也。武帝為膠東王時，嫣與上學書，相愛。及上為太子，愈益親焉。嫣善騎射，聰慧。上即位，欲事伐胡，而嫣先習兵，以故益尊貴，官至上大夫，賞賜擬鄧通。始時，常與上共臥起。江都工人朝，從上獵上林中。天子車駕蹕通未行，先使嫣乘副車，從數十百騎馳視獸。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、群從者，伏謁道旁，嫣驅不見。既過，江都王怒，為皇太后位，請歸國人宿衛，比韓嫣。太后由此銜嫣。嫣侍出入，永巷不禁，以好聞。皇太后怒，使使賜嫣死。上為謝，終不得，嫣遂死。嫣弟說亦愛幸，以軍功封安道侯。巫蠱時，為戾太子所殺。子增，封龍雒侯大司馬車騎將軍，自有傳。

金丸

韓嫣好彈，常以金為丸，所失者日有十餘。長安為之語曰：「若饑寒，逐金丸。」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彈，輒隨之，望丸之所落。

李延年

李延年，中山人，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娼也。延年坐法腐刑，給事狗監中。女弟，得倖於上，號李夫人，列外戚傳。延年善歌，為新變聲。是時方興天地諸詞，欲造，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，延年輒承意弦歌，所造詩為之新聲曲。而李夫人豔異編中，延年善歌，為新變聲。

為協律都尉、佩二千石印綬，而與上臥起，其愛幸埒韓嫣。久之，延年弟季與中人亂，出驕恣。及李夫人卒後，其愛弛，上遂誅延年兄弟宗族。是後寵臣，大抵外戚之家也。衛青、霍去病皆愛幸，然亦以功能自進。

馮子都

大將軍霍光監奴馮子都，有殊色，光愛幸之。常與計事，頗挾權，傾都邑。後人為語曰：「昔有霍家奴，姓馮名子都。依倚將軍勢，調笑酒家胡。」光卒，顯寡居，與子都亂。顯廣治第室，作乘輿輦，加畫繡。馮黃金涂韋絮薦輪。侍婢以五彩絲挽顯及子都，遊戲第中。

張放

富平侯張放者，大司馬安世曾孫也。母敬武公主。鴻喜（嘉）中，成帝欲遵武帝故事，與近臣游宴，放以公主子，少年姝麗，性開敏，得倖上。放娶皇后弟平恩侯許加女。上為放供張，賜甲第，充以乘輿服飾，號為天子娶婦，皇后嫁女，大官私官，並供其第。兩宮使者，冠蓋不絕。賞賜以千萬數。放為侍中中郎將，監平樂屯兵，置幕府，儀比將軍。與上臥起，寵愛殊絕。常從為微行出遊，北至甘泉，南至長陽、五，鬥雞走馬長安中，積數年。

是時，上諸舅皆害其寵，白太后。太后以上春秋富，動作不節，甚以過放。時數有災異，議者過咎放等。於是丞相宣、御史大夫方進，奏放驕蹇縱恣，奢淫不制，請免歸國。上不得已，左遷放為北地都尉。數月，復徵入侍中。太后以放為言，出為天水屬國都尉。永始、元延間，比年日蝕，故久不還，放望書勞問不絕。居歲餘，徵放歸第，視母公主疾。數月，主有廖，出放為河東都尉。上雖愛放，然上迫太后，下用大臣，故常涕泣而遣之。後復徵為侍中光祿大夫，秩中二千石。歲餘，丞相方進復奏放，上不得已免放，賜錢五百萬，遣就國。數月，成帝崩，放思慕哭泣而死。

董賢

董賢，字聖卿，雲陽人也。父恭，為御史，任賢為太子舍人。哀帝立，賢隨太子，官為郎。二歲餘，傳漏在殿下，為人美麗自喜，哀帝望見，悅其儀貌，識而問之曰：「是舍人董賢耶？」因引上與語，拜為黃門郎，由是始幸。問及其父為雲中侯，即日徵為霸陵令，遷光祿大夫。

賢寵愛日甚，為駙馬都尉侍中，出則參乘，入御左右。旬月間，賞賜累鉅萬，貴震朝廷。常與上臥起。嘗晝寢，偏藉上袖，上欲起，賢未覺，不欲動賢，乃斷袖而起。其恩至此。賢亦性柔和便辟，善為媚以自固。每賜洗沐不肯出，常留中視醫藥。上以賢難歸，詔令賢妻得以引籍殿中，止賢廬，若吏妻子屠官寺舍。又召賢女弟以為昭儀，位次皇后。更名其舍為椒風，以配椒房云。昭儀及賢與妻，旦夕上下，並侍左右。賞賜昭儀及賢妻，亦各千萬數，遷賢父為少府，賜爵關內侯，食邑。復徙為衛尉。又以賢妻父為將作大匠。弟為執金吾。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北闕下，重殿洞門，土木之功，窮極技巧，柱檻衣以緯錦。下至賢家童僕，皆受上賜，及武庫禁兵，上方珍寶，其選物上弟，盡在董氏。而乘輿服乃其副也。及至東園秘器，珠襦玉押，豫以賜賢，無不備具。又令將作為賢起家瑩義陵旁，內為便房，剛柏題湊，外為徼道，周垣數里，門闕眾甚盛。上欲侯賢，而未有緣。會待詔孫寵、息夫躬等，告東平王雲後謁詞祝詛，下有司治，皆伏其辜。上於是令躬、寵為因賢告東平事者，乃以其功下詔，封賢為高安侯，躬宜陵侯，寵方陽侯食邑各千戶。頃之，復益封賢二千戶。

丞相王嘉內疑東平事冤，甚惡躬等，數諫諍，以賢為亂國制度，嘉竟坐言事下獄死。上初即位，祖母傅太后、母丁太后皆在，兩家先貴。傅太后從弟喜，先為大司馬輔政，數諫，失太后指，免官。上舅丁明代為大司馬，亦任職，頗害賢寵。及丞相王嘉死，明甚憐之。上寢重賢，欲極其位，而恨明如此，遂冊免明，曰：「前東平王雲，貪欲上位，詞祭祝詛。雲後舅伍宏，以醫待詔，與校秘書郎楊岡結謀反，逆禍迫切，賴宗廟神靈，董賢等以聞，咸伏其辜。將軍從弟侍中奉車都尉吳族，父左曹屯騎校尉宣，皆知宏及栩、丹諸侯王后親，而宣除用丹為御屬。吳與宏交通，厚善數稱薦宏，宏以附吳，興其嚙心。因醫技進，幾危社稷。朕以恭皇后故不忍有云。將軍位尊任重，既不能明威立義，折消未萌，又不深疾雲、宏之惡，而懷非君上。阿為宣、吳反痛恨雲等，揚言為群下所冤，又親見言伍宏善醫，死可惜也。賢等獲封極幸。嫉妒忠良，非毀有功，於戲傷哉。蓋君親無將，將而誅之，是以季友鳩叔牙，《春秋》賢之。趙盾不討賊，謂之弑君。朕憫將軍陷於重刑，故以書飭將軍，遂非不改，復與丞相嘉相比。令嘉有依，得以罔上。有司致法將軍，請獄治。朕惟噬臍之恩未忍，其上驃騎將軍印綬，罷歸就第。」遂以賢代明為大司馬衛將軍。冊曰：「朕承天序，惟稽古建爾於公，以為漢輔。往悉爾心，統辟元戎，折衝綏遠，匡正庶事，允執其中。天下之眾，受制於朕，以將為命，以兵為威，可不慎歟！」

是時，賢年二十二，雖為三公，常給事中領尚書，百官因賢奏事。以父恭不宜在卿位，徙為光祿大夫，秩中二千石。弟寬信代賢為駙馬都尉。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，寵在丁、傅之右矣。

明年，匈奴單于來朝，宴見，群臣在前，單于怪賢年少，以問譯。上令譯報曰：「大司馬年少，以大賢居位。」單于乃起，拜賀漢朝得賢臣。初，丞相孔光為御史大夫，時賢父恭為御史，事光。及賢為大司馬，與光並為三公。上故令賢私過光。光雅恭謹，知上欲尊寵賢。及聞賢當來也，光警戒衣冠，出門待望，見賢車，乃卻入。賢至中門，光入閣。既下車，乃出拜謁。送迎甚謹，不敢以賓客均敵之禮。賢歸，上聞之喜，立拜光兩兄子為大夫、常侍。賢由是權與人主侔矣。

是時，成帝外家王氏衰廢，惟平阿侯譚子去疾，哀帝為太子時，為庶子得倖。及即位。為侍中騎都尉。上以王氏亡在位者，遂用舊恩，親近去疾。復進其弟闕為中常侍。闕妻父蕭咸，前將軍望之子也。久為郡守，病免為中郎將，兄弟並列。賢父恭慕之，欲與結婚。闕為賢弟駙馬都尉寬信求咸女為婦，咸惶恐不敢當。私謂闕曰：「董公為大司馬，冊文言『允執其中』，此乃堯禪舜之文，非三公故事。長老見者，莫不心懼。此豈家人子所能堪耶！」闕性有知略，聞咸言，心亦悟。乃還報恭，深達咸自謙薄之意。恭歎曰：「我家何用負天下，而為人所畏如是。」意不悅。後上置酒麒麟殿，賢父子親屬宴飲。王同兄弟侍中、中常侍皆在側。上有酒，因從容視賢，笑曰：「吾欲法堯禪舜，何如？」闕進曰：「天下乃高皇帝天下，非陛下之有也！陛下承宗廟，當傳子孫於無窮，統業至重，天子無戲言。」上默然不悅，左右皆恐。於是遣闕出，後不得復侍宴。賢第新成，功堅，其外大門無故自壞，賢心惡之。後數月，哀帝崩。太皇太后召大司馬賢，引見東廂，問以喪事調度。賢內憂，不能對，免冠謝。太后曰：「新都侯莽，前以大司馬奉送先

帝大行，曉習故事，吾令莽佐君。」賢頓首幸甚。太后遣使者召莽。既至，以太后指使尚書劾賢：「帝病，不親醫藥。」禁止賢不得入宮殿司馬中。賢不知所為，詣閉免冠徒跣謝。莽使謁者以太后詔，即闕下冊賢曰：「問者以來，陰陽不調，災害並臻，元元蒙辜。夫三公鼎足之輔也。高安侯賢未更事理，為大司馬，不合眾心，非所以折衝綏遠也。其收司馬印綬，罷歸第。」即日，賢與妻皆自殺，家惶恐夜葬。莽疑其詐，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診視，莽復諷大司徒光奏：「賢質性巧佞，翼好以獲封侯；父子專朝，兄弟並寵；多受賜，治第宅，造家擴，放效無極，不異玉制，費以萬萬計，國家為空虛。父子驕麥，至不為使者禮，受賜不拜，罪惡暴著。賢自殺伏辜，死後父恭等不悔過，乃復以沙畫棺四時之色，左蒼龍，右白虎，上著金銀日月，玉衣珠璧以棺，至尊無以加。恭等幸得免於誅，不宜在中上，臣請收沒入財物縣官。諸以賢為官者皆免。父恭、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，母別歸故郡矩鹿。」長安中小民歡嘩。向其第哭，幾獲盜之。縣官斥賣董氏財，凡四十三萬萬。賢既見發，裸診其屍，因埋獄中。賢所厚吏沛朱翽自劾去大司馬府，買棺、衣服，收賢屍葬之。王莽聞之大怒，以他罪擊殺翽。翽子浮，建武中貴顯，至大司馬、司空，封侯。而王闕，王莽時為牧守，所居見紀：莽敗，乃去官。世祖下詔曰：「武王克殷，表商容之間。同修善謹，敕兵起，吏民獨不爭其頭。今以闕子補吏至墨綬。」卒官。蕭咸外孫云。

斷袖

哀帝尚淫奢，多進諂佞幸愛之臣，竟以妝飾妖麗，巧言取容。董賢以霧縠革衣，飄若蟬翼。帝入燕息之房，命筵卿易輕衣小袖，不用奢帶修裙，故使宛轉便易也。宮人皆效其斷袖。又曰割袖，恐驚其眠。

董賢第

哀帝為董賢起大第於北闕下，重五殿，洞六門，柱壁皆畫雲氣華，山靈水怪。或衣以絳錦，或飾以金玉。南門三重，署曰南中門、南上門、南更門。東西各三門，隨三面題署，亦如之。樓閣台榭，轉相連注，山池玩好，窮盡雕麗。

秦宮

秦宮者，漢大將軍梁冀之嬖奴也。宮年少，而兼有龍陽、文信之姿。冀與妻孫壽爭幸之。李長吉為詩云：

越羅衫袂迎春風，玉刻麒麟腰帶紅。
樓頭曲宴仙人語，帳底吹笙香霧濃。
人間酒暖春茫茫，花枝入簾白日長。
飛窗復道傳籌飲，午夜銅盤膩燭黃。
禿衿小袖調鸚鵡，紫繡麻霞踏哮虎。
折桂銷金待曉筵，白鹿青蘇半夜煮。
桐英永巷騎新馬，內屋涼屏生色畫。
開門爛用水衡錢，捲起黃河向身瀉。
皇天厄運猶曾裂，秦宮一生花底活。
鸞篋奪得不還人，醉睡氈毹滿堂月。

曹肇

曹肇有殊色，魏明帝寵愛之，寢止恒同。嘗與帝戲，賭衣物，有不獲，輒入御帳服之逕出。其見親寵類如此。

丁期

丁期婉孌，有容彩，桓玄寵嬖之。朝賢論事，賓客聚集，恒在背後。坐食畢，便回盤與之。期雖被寵，而謹約不敢為非。玄臨命之日，期乃以身捍刃。

鄭櫻桃

鄭櫻桃者，襄國優童也，豔而善淫。石虎為將軍，絕嬖之。以櫻桃譖，殺其妻某氏。後娶某氏，復以櫻桃譖殺之。唐了頌有《鄭櫻桃歌》，誤以為婦人，且不得其實，第取其辭耳。歌曰：

石季龍，僭天祿。擅豪雄，美人姓鄭名櫻桃。
櫻桃美顏香且譯，娥娥侍寢專宮掖。
後庭卷衣三萬人，翠眉清鏡不得親。
官軍女騎一千匹，每花照耀漳河春。
織成花映紅綸巾，紅旗掣曳鹵簿新。
鳴鞞走馬接飛鳥，銅鈸琴瑟隨去塵。
鳳陽重門如意館，百尺金梯倚銀漢。
言富貴不可量，女為公主男為王。
赤花雙簾珊瑚牀，盤龍斗帳琥珀光。
淫昏偽位神所惡，滅不香陵終不悟。
鄴城蒼蒼白露微，世事翻覆黃雲飛。

慕容冲

初，秦主苻堅之滅燕，冲姊為清河公主，年十四，有殊色。堅納之，寵後庭。冲年十二，亦有龍陽之姿。望文幸之，姊弟專寵。

宮人莫進。長安歌之曰：「一雌復一雄，雙飛入紫宮。」咸懼為亂。王猛切諫，堅乃出沖長安。又謠曰：「鳳凰鳳凰止阿房。」堅以鳳凰非梧桐不棲，非竹實不食，乃植桐竹數十萬於阿房城以待之。沖後為寇，止阿房軍焉。堅使使遺沖錦袍一領，稱詔曰：「古者兵交使在，其間卿遠來，草創得無勞乎？今送一袍，以明本懷。朕於卿恩分如何，而於一朝忽為此變？」沖命詹事答之，亦稱：「皇太后有令，孤今心在天下，豈顧一袍小惠。苟能知命，君臣束手早送皇帝，自當寬貸荷氏，以酬曩好。終不使既往之施，獨美於前。」堅大怒曰：「吾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，使白虜敢至於此。」

王確

王僧達為吳郡太守，族子確，少美容姿，僧達與之私款甚昵。確叔父休，永嘉太守，當將確之郡，僧達欲逼留之。確知其意，避不往。僧達潛於所住後作大坑，欲誘確來則殺埋之，從弟僧虔知其謀，禁訶乃止。

陳子高

陳子高，會稽山陰人也。世微賤，業織履為生。侯景亂，子高從父寓都下。是時子高年十六，尚總角，容貌豔麗，纖妍潔白如美婦人。螭首膏髮，自然蛾眉。見者靡不嘖嘖。即亂卒揮白刃，縱揮間噤不忍下，更引而出之數矣，陳司空霸先時平景亂，其從子清以將軍出鎮吳興，子高於淮諸附部伍寄載求還鄉。

見而大驚，問曰：「若不欲富貴乎，益從我？」子高許諾。子高本名蠻子，嫌其俗，改名之。頗偉於器。既乍幸，子高不勝，齧被，被盡裂。欲且止，曰：「得無創巨汝耶？」子高曰：「身是公身也，死耳亦安敢愛！」

愈益愛憐子。子高膚理色澤，柔靡都曼，而猿臂善騎射，上下若風。性恭謹，恒執佩身刀及待酒炙。性急，有所恚，目若虎，欲齧欲咬人，見子高則立解。子高亦曲意附會得其歡。嘗為詩贈之曰：

昔聞周小史，今歌明下童。

玉塵手不別，羊車市若空。

誰愁兩雄並，金貂應讓儂。

且曰：「人言吾有帝王相，審爾，當冊汝為後，但恐同姓致嫌耳。」子高叩頭曰：「古有女主，當亦有男後。明公果垂異恩，奴亦何辭作吳孟子耶！」

大笑。日與狎，未嘗離左右。既漸長，子高之具尤偉。嘗撫而笑曰：「吾為大將，君副之，天下女子兵，不足平也。」子高對曰：「政慮粉陣饒孫吳。非奴鐵纏，王江州不免落坑塹耳。」其善酬接若此。

夢騎馬登山，路危欲墮，子高推捧而升。將任用之，亦願為將，乃配以寶刀，備心腹。

王大司馬僧辯下京師，功為天下第一。陳司空次之，僧辯留守石頭城，命司空守京口，推以赤心，結廉商之分。且為第三子，約娶司空女。有才貌，嘗入謝司空，女從隙窗窺之，感想形於夢寐。謂其侍婢曰：「世寧有勝王郎子者乎？」婢曰：「昨見吳興東閣日直陳某，且數倍王郎子。」蓋是時解郡佐司空在鎮。女果見而悅之，喚欲與通。子高初懼罪，謝不可，不得已，遂私焉。女絕愛子高，嘗盜其母閣中珠寶與之，價值萬計。又書一詩曰《團扇》，畫比翼鳥其上，以遺子高曰：

人道團扇如圓月，儂道圓月不長圓。

願得炎州無霜色，出入歡袖百千年。

事漸泄，所不知者司空而已。會王僧辯有母喪，未及為禮娶。子高常侍寵凌其侶，因為竊團扇與，且告之故，忿恨以語僧辯，用他事停司空女婚。司空怒，且謂僧辯之見圖也，遂發兵襲僧辯並其子，縊殺之，率子高實為軍鋒焉。自是子高引避不敢人。知之，仍領子高之鎮。女以念極，結氣死。司空為武帝崩，後從猶子入嗣大統。子高為右衛將軍散騎常侍，積功封文招縣子。廢帝時，坐誣謀反誅。人以為隱報焉。

王韶

王韶字德茂，少美麗，善姿首。初襲父封都鄉侯，為太子舍人，累遷郢州刺史。韶其為幼童，庾開府信愛之，有斷袖之歡，衣食所資，皆信所給。遇客，韶亦為信侍酒。後為郢州。信西上江陵，途經江夏，韶接信甚薄，坐青油幕下，引信入宴，坐信別榻，有自矜色。信稍不堪，因酒酣，乃逕上韶牀，踐榻肴饌，直視韶面，謂曰：「官今日形容，大異疇昔。」賓客滿座，韶甚慚恥。白猿傳